

12 南苑練兵

馮玉祥督理河南，厲行新政：澄清吏治、整理財政、平定匪患、振興實業、築路浚河、提倡教育、移風易俗，未及半年，政績赫然，「平民督軍」之譽斐聲省內外。

但是，馮玉祥與坐鎮洛陽的頂頭上司吳佩孚的關係卻愈趨緊張。

先是，馮玉祥自督豫之日起，便開始擴軍，戰後不到半月已建成三個新兵團，每團二千人。至八月中旬招滿五個團，以繳獲前豫軍槍械裝備之，委佟麟閣、過之剛、門致中等分任河南補充團長，以後就是在這五個團和衛隊團的基礎上組建成三個混成旅。

是時，吳佩孚雄踞洛陽，牧野鷹揚，中州虎峙。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坐大，馮玉祥的擴軍引起他高度警惕。

馮玉祥為協餉事又與吳佩孚鬧僵。直奉戰罷，吳指定豫省為其籌餉八十萬元，以後每月另繳二十萬軍費。馮自己錢都不夠用，哪裡有錢給他？遂覆電：我無此搜刮壓榨的本領，不能遵辦。你如一定要錢，那就請你來當河南督軍好了。^{（註一）}估計馮尚不敢如此直白，但錢肯定是沒給。

一山不容二虎，吳佩孚示意直系閣員高恩洪，敦請總統黎元洪以「廢督裁兵」的名義，罷免馮玉祥本兼各職；同時致電曹錕，請准以武力解決馮軍。

馮玉祥自督豫後，在分配軍餉、整飭軍紀（馮曾處決數名直軍違紀士兵）等問題上，與駐在豫省的直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張福來、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及陝軍第一師師長胡景翼屢生齟齬，因此河南又有張、靳、胡「三角同盟」驅馮之舉。

馮玉祥被逼無奈，親自跑到保定，向曹錕哭訴委屈，自稱是「沒娘的孩子」。後經馮當年在二十鎮的老長官、時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的張紹曾（張、馮後結為姻親）說項，曹才准調馮進京任陸軍檢閱使。

陸軍檢閱使是因人設事的虛職，馮玉祥當然不會滿意，執意要出洋留學，或去上海看病，後經曹錕百般安撫，方不再堅持。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所部移駐北京。

吳佩孚嚴令馮玉祥：離豫時只准帶走原有的第十一師，其餘在豫擴充的部隊全部留在河南，

（註一） 馮玉祥：《我的生活》，第三百六十八頁。

一概不准進京。

馮玉祥丟了督軍倒也罷了，讓他失去軍隊無異於要他的命。馮從蔣鴻遇議，命新兵一律佩戴「第十一師」標誌，「瞞天過海」，先乘車北上，老兵隨後跟進，一個不留。十一月三日夜，全軍開始行動。

十一月一日夜，馮玉祥「不能成寐」；二日夜，「仍以心不寧不能成寐」；四日晚十時十五分，「張旅長之江來，報告京中事」；馮終於松了一口氣，「十二點半就寢」。(註二)原來是日午後，馮軍新兵已全部離開豫境，到達北京豐台車站。待高臥洛陽的吳佩孚終於發覺馮的瞞天過海之計時，馮軍已大部「金蟬脫殼」，開封僅剩李鳴鐘旅一個團，無可奈何之下，索性將該團一併放行。

馮軍開到北京，幸賴張紹曾從中斡旋，北京政府終於承認既定事實，又給馮軍增加兩個混成旅的編制，即第八混成旅和第二十五混成旅。如此，馮軍已擁有一師三混成旅。

馮部學兵團和手槍營駐北京城裡的旃檀寺；第二十五混成旅宋哲元部駐北京東郊的通州；其餘各部皆駐北京南郊的南苑兵營。馮玉祥的陸軍檢閱使署設在北京城裡的禁衛街（今北京西城航空胡同），第十一師司令部設在南苑，馮頻頻往來於兩地之間。

韓復榘的四十三團和過之剛的四十四團駐紮在城外的南苑，而學兵團和手槍隊駐城裡，馮玉

（註二）《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祥怕兩團的官兵有情緒，特別為他們講了一次話，說：「吾等在此不能進城，以為不得尋快樂，其實城內乃是活地獄。」云云。（註三）

旃檀寺，又名弘仁寺，原為北京八大寺廟之一，在北海西南岸，與瓊島上的藏式白塔隔水相望，清末以來便成為駐軍之地。馮玉祥對後來移駐旃檀寺的四十四團官兵講話：「此地為清帝禁衛軍舊址，民國元年時，袁項城之模範團亦在此，現在汝等駐此，實堪慶幸。」（註四）旃檀寺在以後的兩年中，一直是馮政治活動的中心。

陸軍檢閱使署、司令部及軍隊建制（「北京政變」前）如下：

陸軍檢閱使署
檢閱使 馮玉祥

顧問 段其澍

諮議 黃統

參謀長 蔣鴻遇（一九二三年十月易王乃模）

（一九二四年四月易劉驥）

教育長 劉驥（一九二四年四月易熊斌）

秘書長 邵揚輝

（註三）《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

（註四）《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師

軍務處長 李忻（一九二三年八月易王鎮淮）

軍法處長 鄧哲熙 軍法官 袁毅、徐耀東

軍需處長 賈玉璋（後易魏宗晉）

軍械處長 徐瀛

機要處長 陳金綬

軍醫處長 馬瑛

副官處長 朱金城（後易張允榮、張奎文）

承啟官 方世耀

師長 馮玉祥（兼）

參謀長 王乃樸（一九二三年五月易石敬亭）

（一九二四年十月易熊斌）

第二十一旅 旅長 劉郁芬

第四十一團 團長 孫良誠

第四十二團 團長 趙席聘

第二十二旅 旅長 鹿鍾麟

第四十三團 團長 韓復榘

第四十四團

團長 過之綱

炮兵團

團長 孫連仲

第一營

營長 李興中

第二營

營長 李倫祥

第三營

營長 李炘

騎兵團

團長 張樹聲

第一營

營長 李長清

第二營

營長 乜玉嶺（後易汪益靜）

第三營

營長 曲受謙

輜重團

團長 閻承烈

機關槍營

營長 程希賢

工兵營

營長 陳希聖

第七混成旅

旅長 張之江

第一團

團長 葛金章

第二團

團長 劉玉山

第三團

團長 韓多峰



工兵營

營長 王學智

第八混成旅

旅長 李鳴鐘

第一團

團長 陳毓耀

第二團

團長 石友三

第三團

團長 張維璽

第二十五混成旅

旅長 宋哲元

第一團

團長 門致中

第二團

團長 佟麟閣

第三團

團長 劉汝明

(每混成旅轄騎、炮、工、輜獨立營各一個)

學兵團

團長 馮玉祥(兼)(後易石敬亭、張自忠、魯崇義)

團副 石敬亭(後易高震龍)

團副 張自忠(後易張克俠)

第一營(步兵營)

營長 張自忠(後易魯崇義、張知行)

營副 孫國鏞(後易白鳳儀、戴藩周)

第一連

連長 魯崇義

第二連 連長 戴藩周

第三連 連長 千履中

第四連 連長 李克昌

第二營（混成營） 營長 張自忠（兼）（後易武寶善）

營副 武寶善（後易張知行、汪益靜）

騎兵連 連長 顏世英（後易武寶善、張知行）

炮兵連 連長 辛海岑

工兵連 連長 王寶蘊（後易汪益靜）

輜重連 連長 高群英（後易康守信）

手槍營（轄四隊） 營長 張凌雲（一九二四年一月易馮治安）

營副 童玉振

第二連 連長 侯益振等

高級教導團 團長 段其澍

教育長 熊斌

軍官軍士教導團 團長 張維璽（兼）（後易宋哲元）

教育長 張維藩

軍官隊 軍士隊

電雷傳習所 所長 王學智(兼)

轄：有線電話班、無線電話班、有線電報班、無線電報班。

馮軍由二個旅發展成五個旅，三萬人，二千匹馬，成為中國北方一支能夠左右政局的武裝力量，這是馮軍發展史上二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從人事上看，馮軍由二位旅長，戲劇性地變成五位旅長，官兵們套用《三國演義》裡「關、張、趙、馬、黃」的典故，恭維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為馮玉祥的「五虎上將」。

基於同樣理由，有人認為，所謂「十三太保」，並非常德練兵時期的十三位營長，而是南苑練兵時期的十三位步兵團長(是時恰好有十三個步兵團)。

馮軍旅參謀長有：李興中、鄭大章、張維藩、李忻等。

第十一師二十一旅營長有：王冠軍、田茂松(四十一團二營)、梁冠英、安樹德、董硯璞(四十一團一營)、王義元、李曾志、席液池(四十一團三營)。

第十一師二十二旅營長有：馮治安(四十三團)、張汝奎(四十三團)、吉鴻昌(四十三團)、劉景榮(四十四團)、李向寅(四十四團)、張俊聲(四十四團)。

第七混成旅營長有：谷良友、許驥雲、張瑞堂、劉兆鳳、李團沙、王學智(工兵營長)、顏世蔭(騎兵營長)等。

第八混成旅營長有：許長林（一團二營）、孫光前、米文和、韓福田（一團三營）、馬式彬、張萬慶、韓占元、韓德元、李團沙等。

第二十五混成旅營長有：吳青旺、張鳳岐、周永勝、趙景文（一團三營）、徐以智、田金凱、葛運隆、丁震國、史心田（工兵營長）等。

馮軍大部駐北京南苑軍營。南苑在北京南郊，曾是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苑囿，也是皇帝打獵的圍場，至清末成了駐軍、練兵的地方，至今南苑地區仍有許多地名與軍營有關，如：「三營門」、「西營房」等。

南苑軍營大門迎面有個大照壁，上面赫然寫有「奮鬥」二字。大門兩邊牆壁上有一「聞雞起舞」、「蘇武牧羊」圖畫。軍營圍牆及營房牆壁上還有許多大幅標語口號，如：「亡國奴不如喪家犬」、「愛國家，愛人民」、「我們來自老百姓，我們要愛護老百姓」云云。

軍營內有一個很大的操場和供士兵練習「跑起伏」的假山，南側是一排排營房，全部為土牆、石灰頂的簡易建築，按各旅、團建制及步、騎、炮、工、輜各兵種劃分「兵棚」；大操場北面和西面是飛機場。軍營的四周有高牆和深壕。

軍營中的師部、各旅部、各團部及各獨立營部的營門上都懸掛各自番號的門標，晚上門標看不清，則以「燈標」顯示。是時軍營中尚未通電，故燈標一律使用紅、綠兩色的煤油馬燈。第十一師師部的燈標是中間一盞紅燈，兩邊各一盞綠燈，並排懸掛在營門口上方的鐵架上；混成旅

部燈標是上邊一盞紅燈，下邊一盞綠燈；步兵旅部燈標是左紅右綠；團部燈標是一盞紅燈；營部燈標是一盞綠燈。入夜，紅、綠兩色的燈標亮起來，十分醒目。

軍營中校對時間用「午炮」。每日正午十二點，營中放一響「午炮」，全軍各部同時吹奏「午號」，部隊官佐一起對錶。

西北軍人對南苑軍營很有感情。清朝末年，馮玉祥、李鳴鐘和鹿鍾麟都曾在南苑軍營住過，並參加過翻蓋營房的勞動，當時馮為營司務長，李、鹿還是剛入伍的新兵。民國元年，馮赴景縣招募的「老二營」新兵，先在南苑集中訓練五天。馮軍此番駐蹕南苑長達三年半，許多軍官在此娶妻生子，把南苑當成第二故鄉，韓復榘就是在南苑有了第二個兒子。若干年後，西北軍解體，多數高級將領都不約而同地定居北京。

馮軍有兩次大練兵，一次在常德，一次在南苑，歷時皆為兩年。

由於馮軍在短時間內膨脹過快，部隊新兵人數甚至超過老兵，軍官亦水漲船高，升遷過快，官兵軍事素質急待提高。馮玉祥失去河南地盤，無疑是一大損失，但他把握時機，加緊練兵，在北京首善之地，打造出幾萬能征慣戰的精兵，也算是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馮軍進駐北京後，吳佩孚拒付曾許以每月由豫省接濟馮部二十萬元軍費，幾經交涉，曹錕指定崇文門關稅月撥五萬元，京綏鐵路局月撥十萬元，財政部再撥一部，如此馮軍每月餉項可得二十餘萬，軍費有著，馮玉祥便可一心一意練兵了。

馮玉祥練兵是有口皆碑的，他有自己的套辦法，很實用，也很有效。他練出的軍隊紀律嚴明、軍容整肅、吃苦耐勞、作戰勇敢，在當時中國軍隊中堪稱首屈一指。

馮玉祥練兵除致力學、術兩科外，尤注重官兵體能訓練。每天收操，全體官兵都要全副武裝，圍大操場跑幾圈。韓復榘在湖南常德當營長時，就特別注重官兵長途負重行軍訓練，到了北京南苑，馮經常命令韓四十三團進行長途急行軍拉練。馮在一次對弁兵團講話時，就此解釋說：「吾令四十三團日行百里者，為練習體力也。」^(註五)

馮軍每週有一次閱兵，閱兵後全體「聽調」，隨機抽調一連出列考察某一訓練專案，優獎劣罰。如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抽調四十三團二營八連（連長孫桐萱）演習「單人戰鬥」。^(註六)十月十三日，調四十三團一營三連演「分列式」。^(註七)

由於馮玉祥兼十一師師長，因此對該師四十三團之訓練監督尤嚴，從其日記^(註八)中可見一斑：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一日，「聽四十三團（韓復榘）、四十四團（過之綱）講評」；十五日，「改正四十三團二營之禮節」，「到大操場看四十三團二營之『營戰鬥』」；六月二十三日，「（四十三團）演習『營教練』時，張汝奎營長竟在馬上數一、二、三、四，此則操典所未見

（註五）《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四月四日。

（註六）《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註七）《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

（註八）《馮玉祥日記》。

也。」；七月五日，「集合四十一（孫良誠）、二（趙席聘）、三（韓復榘）團官兵站隊」；七月二十二日，「今日挑四十二（趙席聘）、三（韓復榘）兩團各一連兵賽拉繩，四十二團勝，賞皮球一個」；十一月十日，「往野外看四十一（孫良誠）、三（韓復榘）兩團野操……兩軍在馬駒橋北接戰。」；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到靶場看四十三團一營打靶」；三月一日，「集合四十三團及機關槍營官佐，考問《精神書》，畢，點名。」；三月二十日，「看四十三團、騎兵團及機關槍營官佐跑攔阻及體操。」；四月十九日，「到操場看四十三團做『拂曉攻擊』。畢，請高參謀官、宋參謀官講評。」

馮玉祥練兵很細心，為避免軍樂隊中有「濫竽充數」者，乃令「單人作樂」，以考察之。

馮玉祥經常檢查軍醫院，看望傷病員。一次檢查二十五旅軍醫院，「重病人每人發給二元，輕病發給每人一元」；「醫兵不盡責，致病人不潔，醫兵應打。有一兵患楊梅者，以掌責之」；「到洗衣房查看洗衣器具放置不妥，懸有美女畫一幅，令張副官去之」；「有醫兵為病人擦背，不合適，余親為擦背，以改正之」；「謂郎醫官曰：久病者可送軍醫處用X光鏡子照之，其不易治療者，可送協和醫院」。（註九）

馮玉祥致力於官兵的愛國教育：教官兵唱自編的〈國恥歌〉；突出以日本為假想敵的軍事訓練；射擊靶子做成日本軍人造形；官兵吃的玉米麵窩頭上一律引有「勿忘國恥」四個紅字；官兵

（註九）《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吃飯前要唱充滿反帝愛國精神的〈吃飯歌〉：「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為民努力。帝國主義，國民之敵，救國救民，吾輩天職。」

馮玉祥身為武人，卻非常尊重知識，尊重文化人，經常請北京的名流學者來南苑給官兵演講，如請王鐵珊（馮幕僚）、梁式堂（馮幕僚）講《易經》、《書經》；請梁漱溟（北京大學講師）講儒家哲學；請黃郛（教育總長）、顧維鈞（外交總長）、顏惠慶（內務總長）、王正廷（農商總長）、熊希齡（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長）、張伯苓（南開大學校長）等講中國政治與國際形勢；請蔣百里（軍事學家）講軍事學。各界精英及名流學者在講壇上的風采與談吐，令韓復榘歎為觀止、受益匪淺。

馮玉祥很注重提高軍官的語言表達能力，規定部隊長官必須定期為所部官兵講話，並嚴格考核。早在督陝時期，馮就舉行過全軍營長「講話比賽」，結果李景奎第一，孫連仲第二，李兆坤第三，許驥雲第四，張自忠第五。馮在南苑更規定「車輪講話」制度，即各旅、團長輪番到其他旅、團講話，旨在增進各部隊之間協作，官兵互相熟悉。士兵們針對各位旅、團長講話的習慣，私下起了不少有意思的「外號」：如「張聖經」（張之江演講常引用聖經上的話）、「宋老哦」（宋哲元講話老愛用口頭語「哦」）、「劉哈哈」（劉郁芬講話前先打「哈哈」）、「孫嘛嘛」（孫良誠一口天津話，講話老是「嘛」、「嘛」的）、「門啣咕」（門致中講話啣啣咕咕）、「韓結巴」（韓復榘講話有點口吃）等。還有些「外號」與長相有關：如「鹿角柴」（鹿鍾麟瘦長臉，兩撇

鬍)、「石大牙」(石友三兩顆門牙外露)、「趙地瓜」(趙席聘赤紅臉、頭型上下尖)等。(註一〇)這些「外號」都是善意的玩笑，本人聽到了也並不生氣，官兵之間很親熱。

馮玉祥在軍中成立「高級戰術教導團」，以段其澍為團長、熊斌為教育長，教官皆為陸軍大學及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將校，著名軍事專家蔣百里也應邀常來授課，教學內容與陸軍大學相同。學員來自各旅推薦的營職以上軍官，一律在職受訓，每期學制一年，其間每三月甄別考試一次，淘汰六人。韓復榘、孫連仲、石友三、梁冠英等有幸成為第一期學員。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高級戰術教導團」第一期舉行開學典禮。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高級戰術教導團」進行畢業考試，馮玉祥親臨試場監閱。韓復榘順利通過考試。

北京西南的永定河每年夏季決口，附近農民深受其害。馮玉祥應地方官紳之請，派部隊挖河築堤，以防水患。

一九二三年四月，為疏浚永定河，需將一段三百丈長的河床加寬至三十丈，加深至一丈，這是一項浩繁的大工程。馮玉祥派部隊去施工，一團接一團地上，一連苦幹了幾個月，始告竣工。北京地區春季風沙大，河灘尤甚，官兵勞作時，眼睛都睜不開，鼻孔和耳朵裡塞滿沙土，有時連晚上睡覺用的帳篷都被大風颳跑。

韓復榘也曾率部去挖河。馮玉祥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六月一日八點，韓復榘團長報告挖河

(註一〇)聞思：《我所知道的馮玉祥》，第八十六頁。

如下：一，彼所應做之工將畢。二，士兵對於工作均甚熱心。三，半日做工，半日操練。四，該處風太多。今告以：先令頭目官長明白，為民謀幸福是最體面的事；次使官兵明白，作戰之苦甚於此風。」（註一一）

次日，馮玉祥又在軍營內集合四十三團官兵訓話：「一，諸位要知道，食民膏、衣民脂，當為民做工。二，……三，吾等如此之勞苦動作，就是愛國動作，也是報國動作。四，諸位在做工時，要竭力守著軍紀。五，萬不可缺水喝，夜間不可受寒。」（註一二）

馮玉祥對四十三團在訓練及施工中受傷的官兵很關心，於九月三日，請四十三團受傷官兵吃便飯，詢問他們在何處受傷及傷之輕重。

一九二四年夏，北京連降暴雨，永定河豐台鎮南黃土坡大堤被洪水衝開一百五十丈寬的豁口，河堤左岸京奉鐵路及數百個村莊受到洪水威脅。馮玉祥立即派李鳴鐘、鹿鍾麟率所部官兵護堤搶險，經月餘苦幹，不但加固了險堤，還修築一條百餘丈長的新堤，當地百姓稱之為「馮公堤」。

南苑練兵期間，官兵很辛苦，馮玉祥也注意勞逸結合。馮組織各部官兵開聯歡會，做「鋤豆競走遊戲」（其法以小豆兩盤，置於屋之一端，以數人以小窄刀承之競走，限三分鐘，以承豆最

（註一一）《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

（註一二）《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多者為勝。); 隨軍說書先生、「瞎話簞子」尤鶴亭給官兵講《三國演義》、《聊齋》，每週一次^(註一三)；在距南苑不遠的團河（有清朝皇帝避暑的夏宮），為軍官舉辦「夏令營」；組織十一師營長以上軍官騎馬去頤和園遊玩；請全體營長以上軍官吃西餐等等。

馮玉祥元配劉夫人去世後，馮參照《曾胡治兵語錄》所說：「得餉盡以賞兵」，將劉夫人遺留的金飾銀洋全部賞賜給親信的中下級軍官，如程希賢、劉汝明、馮治安、李向寅、李振元、李振桐等十餘人。同時，馮又買了一部分房產，分贈團長以上將領。西單橫二條二十一號房舍約二十餘間贈與韓復榘；西單橫二條二十號房舍約二十餘間贈與石敬亭（韓、石這一對冤家竟成了對門街坊）；崇外木廠胡同房舍約三四十間贈與軍需官武景唐；南苑鹿圈牛場之地，分贈與葛金章、石友三、過之綱、程希賢、徐驥雲、韓多峰等人，每人五六十畝或七八十畝不等。^(註一四)

馮玉祥在南苑練兵時期仍熱衷於基督教活動，軍中新受洗禮為基督徒者有四千五百人。至一九二四年春，全軍三萬人中，信教者占一半，軍官則多數信教。

(註一三) 馮擔心《聊齋》有消極作用，又囑尤「少講《聊齋》，多講《陣戰一補》與《軍人寶鑑》」

(註一四) 吳景南等：《馮玉祥部及其本人的經濟情況》，《西北軍集團軍政密檔》，第一百六十六頁。

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北京）



直魯豫巡閱副使兼兩湖巡閱使吳佩孚（一九三二年洛陽）



馮玉祥（左一）與幕僚在北京南苑兵營操場。

